

古诗艺术探微

葛晓音著



古诗艺术探微

葛晓音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006号

古诗艺术探微

葛晓音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0.75印张 258,000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8 定价: 4.35元

ISBN 7-5434-1045-1/J·7

• 自序 •

“古诗”一词，在汉代相对乐府而言，是指不能入乐的徒诗。后来相对近体诗而言，又指不合律的古体诗。如与词合称“古诗词”，则泛指古代诗歌。本书题名《古诗艺术探微》，取古代诗歌这一广泛的含义。书里还夹带了极少数赋和词，自不能算古诗。但赋和词都与诗同源，所以在目录里只将几篇散文的赏析剔出作为附录。

这原是一本赏析文集，之所以题名“艺术探微”，是因为赏析本来就是一种微观的艺术研究。近几年来，赏析形成一股热潮。各种鉴赏辞典、鉴赏文集争相出版，其中确实不乏精品。但既成潮流，便不免泥沙俱下，以致带累了赏析的名声。曾经有人在《讽刺与幽默》小报上以赏析“精修各国新旧钟表”这句话为题，将赏析中存在的程式化和概念化的毛病大大挖苦了一番，见解颇不俗。确实，赏析的前提必须是作品有好处可赏。如果把赏析变成一套固定的公式，那就什么话都可以拿来赏析，这自然毫无意义。就是在值得赏析的作品中，也有水平的差异。不同的作品应取不同的评论角度，

只有仔细体会作者的匠心，并以敏锐的艺术感受去捕捉作品最主要的特色，既不穿凿附会，妄加臆测；也不泛泛而谈，不着边际，才能使赏析者和读者都享受到解悟的快感。如果只知用程式和套语去涵盖所有的作品，自然就难免“精修钟表”之嫌了。

这本文集中的一百零八篇文章绝大部分是应各家辞书编委会和出版社之稿约所撰写的。一小部分由讲稿修改而成。到编成这本集子为止，尚有三分之二未经发表过。我不敢保证这里没有一篇“精修钟表”式的文章，但在写作过程中，对于赏析此道呕心沥血的甘苦还是有所体会的。其实，认真的作品分析对作家研究至关重要。比如庾信是个很注重艺术创新的诗人。我曾对他进行过两次比较全面的研究，但真正体会到他在艺术表现上的变化之多，还是在撰写上海辞书出版社所约写的庾信三十篇诗歌的赏析之时。所以我力争在每篇文章中都能说出他在这篇诗作中翻新的匠心。虽不一定成功，但至少说明赏析应当是系统的艺术研究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将这本赏析文集题名为“艺术探微”，就不只是因为怕它淹没在赏析大潮中而巧立名目，而且也表达了我对赏析的理解，包含着我本人写作这些小文所付出的心血。

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美意，在出版业如此不景气的年月里，在赏析热趋于冷却的形势下，还能以如此的快速促成本书付梓。对认真劳作的笔耕者来说，这无疑是最大的安慰。

葛晓音

1990年4月

于北大蔚秀园

• 目 录 •

- 兴寄深微的黍离之悲
——说《诗经·王风·黍离》(1)
- 蒿目时艰 世忧不治
——说王粲的《七哀诗》其一(4)
- 乐本于勤 理入于情
——读陶渊明《移居》其二(9)
- 胸中丘壑 眼底性情
——读谢朓《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13)
- 解道澄江静如练 令人长忆谢玄晖
——读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18)
- 别作深宫一段愁
——说谢朓的《玉阶怨》(23)
- 庾信平生最萧瑟 暮年诗赋动江关
说《哀江南赋》并序(27)
说《奉和山池》(34)
说《舞媚娘》(35)
说《将命至邺酬祖正员》(36)
说《和宇文内史春日游山》(39)
说《和从驾登云居寺塔》(40)
说《拟咏怀》其四(41)

说《拟咏怀》其七	(43)
说《拟咏怀》其十	(45)
说《拟咏怀》其十一	(46)
说《拟咏怀》其十五	(48)
说《拟咏怀》其十八	(51)
说《拟咏怀》其二十六	(53)
说《寒园即目》	(54)
说《幽居值春》	(56)
说《山斋》	(57)
说《和王少保遥伤周处士》	(59)
说《对宴齐使》	(61)
说《别周尚书弘正》	(63)
说《奉报穷秋寄隐士》	(64)
说《舟中望月》	(66)
说《喜晴》	(68)
说《晚秋》	(69)
说《侠客行》	(70)
说《寄徐陵》	(71)
说《寄王琳》	(72)
说《和庾四》	(74)
说《重别周尚书》其一	(75)
说《夜听捣衣》	(76)
说《秋夜望单飞雁》	(80)
说《出自蓟北门行》	(81)
北朝边塞歌行成熟的标志	
——说卢思道的《从军行》	(83)
人神相恋的悲歌	
——说王维的《鱼山神女祠歌》二首	(89)

乡情浓郁的田园赞美诗

说王维《春中田园作》 (92)

说王维《宿郑州》 (93)

说王维《新晴野望》 (95)

一曲美人赋 深寓不平意

说王维的《西施咏》 (97)

说王维的《洛阳女儿行》 (98)

志士侠烈的不遇之叹

说王维的《陇头吟》 (101)

说王维的《老将行》 (103)

桃源仙境 隐士乐土

说王维的《桃源行》 (107)

说王维的《蓝田山石门精舍》 (109)

淡彩浓墨总相宜

说王维的《山居秋暝》 (112)

说王维的《终南山》 (114)

说王维的《华岳》 (116)

说王维的《使至塞上》 (118)

无限离别意 尽在不言中

说王维的《齐州送祖三》 (121)

说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 (122)

心迹清如玉壶冰

——说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 (125)

无字处皆其意

——说崔颢的《长干曲》四首 (128)

梦醒之后的苦闷与解脱

——说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 (133)

九域尘土悲人寰

——说李白的《古风》其十九	(138)
变革清商调 重铸乐府词	
——说李白的《长干行》	(140)
壮行的格言	
——说高适的《别董大》其一	(144)
游牧民族生活风情的速写	
——说高适的《营州歌》	(147)
双关的情趣	
——说高适的《塞上闻笛》	(149)
熔裁史实 深意自见	
——说高适的《咏史》	(151)
雅趣中自有妙境	
——说高适的《听张立本女吟》	(153)
能探风雅无穷意	
——说杜甫的《兵车行》	(155)
穷年忧黎元 浩歌惊千古	
——说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161)
一代悲歌成国史	
——说杜甫的《北征》	(168)
绘形于意 写实于空	
——说杜甫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179)
独辟一格的比兴体	
——说杜甫的《除草》	(185)
遗恨千年激壮夫	
——说杜甫的《蜀相》	(188)
艰难备尝 独悲凛秋	
——说杜甫的《登高》	(191)
嘲谑见讽谕 俚歌揭时弊	

- 说刘禹锡的《插田歌》 (194)
永别前的迟回
- 说柳宗元的《重别梦得》 (197)
清浊醒醉何处辨
- 说韩愈的《湘中》 (199)
变怪百出 自成正调
- 说韩愈的《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门楼》 (201)
指间风雨 肠中冰炭
- 说韩愈的《听颖师弹琴》诗 (207)
烛光照亮的思路
- 说白居易《惜牡丹花》 (212)
人在画图中
- 说白居易《杭州春望》 (214)
秋色中的诗情和哲理
- 说杜牧的《山行》 (218)
调侃中的风韵
- 说杜牧的《寄扬州韩绰判官》 (222)
警世的绝唱
- 说杜牧的《泊秦淮》 (224)
一篇锦瑟解人难
- 李商隐《锦瑟》诗新解 (226)
无题岂是真无题
- 说李商隐的两首《无题》诗 (231)
美的留恋和哀挽
- 说李商隐的《花下醉》 (237)
于静境中见动趣
- 说欧阳修的《晚泊岳阳》 (240)
咏秋的散文诗

——说欧阳修的《秋声赋》	(243)
客串山谷体	
——说李之仪《合流遇潘子真》	(248)
一曲东坡赞 几多辛酸泪	
——说李之仪的《次韵东坡还自岭南》	(251)
鸟语启巧思	
——说道潜的《绝句》	(253)
秋夜的骚动	
——说道潜的《江上秋夜》	(255)
难摹难画的默会之境	
——说道潜的《秋江》	(257)
梦忆中的江南风味	
——说关澥的绝句二首	(259)
贬谪之路与人生之路	
——说邹浩的《咏路》	(263)
古道存于市井	
——说唐庚的《张求》	(266)
道是无理却有理	
——说唐庚的《白鹭》	(269)
春色中的逸趣	
——说徐俯的《春游湖》	(271)
肝胆自剖 豪气干云	
——说贺铸的《六州歌头》	(273)
壮心未与年俱老	
——说陆游的《书愤》	(277)
山村漫游的乐趣和理趣	
——说陆游的《游山西村》	(280)
春在卖花声里	

- 说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283)
只凭天地鉴孤忠
- 说陆游《示儿》诗(286)
正气长留天地间
- 说文天祥《过零丁洋》诗(290)
妙在雅俗之间
- 说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293)

附录

- 庄子的寓言和诡辩(300)
- 析《逍遥游》的结尾
- 山水游记之冠
- 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304)
- 《野庙碑》的讽刺艺术(313)
- 传神须得人之天
- 说苏轼的《传神记》(317)
- 画意不画形 自有活水来
- 说苏轼的《书蒲永昇画后》(322)

兴寄深微的黍离之悲

——说《诗经·王风·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黍离》在《诗经·王风》中列为首篇。“王”指东周洛邑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据朱熹解释，东周王室已卑，与诸侯无异，故其诗不称雅而称风，但因仍保持王号，所以又不称周风而称王风。《毛诗序》说：“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此说并无可靠的史料依据，但历来学者都没有异议，当与这首诗出自东周王畿有关。不过更重要的还是诗中所表现的深广的忧思，不难令人联想到周人的故国之悲。

这首诗以行役者在路边看到的黍稷起兴，反复抒写心中的忧

伤。仅从诗本身来看，并未指明黍稷长在西周宗庙官室的废墟之上。这里以描绘黍稷的情状开头，或许因为它是行役途中最常见的景物。同时，那分披下垂的黍子与远行之人迟迟的脚步和萎靡的精神状态之间又有一种形象上的微妙照应。稷为百谷之长，谷类中种得最早。黍已离披而稷方出苗，似乎于理不合。但此处不必看作是实景描写，仅借以比兴，并取“苗”与“摇”之押韵而已。行人在田陌上踽踽独行、心旌摇摇，其彷徨迟疑、恍惚不宁的情貌已宛然如见。进而又直道心中之忧，却不说忧思的原因，只是反复吁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不知我者，自然不知我心之忧，而知我者，其实又何尝知我因何而忧呢？因此这里用“知我者”和“不知我者”加以对比，反而加深了“时人莫识已意”的悲哀。这忧愁是如此深广，如此难言，或许只有悠悠的苍天才能容纳，才能理解吧？难怪诗人情不自禁地要发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的呼喊了。人通常只有在痛苦达于极点而又无处诉说的时候，才会向上天呼号。那么使我忧伤致于如此的又究竟是何人呢？“此何人哉”是一句意思含混的诘问，连问者自己也不明白他是在责怪“谓我何求”的“不知我者”呢？还是在追怨给他造成忧伤的人？准确地说，这含混的诘问，只是在呼叫苍天之后的一声沉重的叹息，是内心深忧的无可奈何的宣泄。

这首诗共三章，三章复叠，仅第二句的“苗”字换为“穗”和“实”，第四句的“摇摇”换为“如醉”和“如噎”。每一章的情绪由低徊渐转为激昂。三章反复叠唱不仅使感情的起落抑扬表现得回肠荡气，而且层层递进，淋漓尽致地抒写出诗人如醉如痴、声哽气噎的痛苦心境。三章起兴首句都是“彼黍离离”，而稷却经过了由出苗到秀穗、结实的全过程。这既可见出诗人终年奔波在行役途中的辛勤劳苦，又借稷穗下垂之貌照应诗人晃晃悠悠的心醉之态，以稷穗实心之状比拟愤气郁塞的凝噎之感。诗经比兴在有意无意之间的妙处，于此深可体味。

《黍离》所反复咏叹的是一种深沉、持久、使人心智迷乱、世人不能理解的忧愁。这种忧思显然超出了一般的行役羁旅之愁，这就令人自然而然地将它与周室颠覆、宫室尽生禾黍的史实联系起来。而为家国沦亡所引起的哀思，又正是如此深广、沉重、执着，历久不变。因此，尽管诗中并无凭吊故国宗庙之词，后人仍愿意相信毛诗序的解释，并使“黍离之悲”成为表达故国哀思的一句成语。

蒿目时艰 世忧不治

——说王粲的《七哀诗》其一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七哀诗》是汉魏古诗中的一体。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说“《七哀》起于汉末”，将“七哀”和“四愁”列在同一条目中，估计二者是形式相近的一种诗歌体裁。从曹植、王粲、阮瑀、张载所作的《七哀诗》来看，大致可以确定这种诗歌专体的内容侧重于表现哀思。《文选》六臣注吕向说：“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亦不过是凑“七”之数极言哀思之多而已。

王粲的《七哀诗》今存三首。第一首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应写于汉献帝初平三年。初平元年（190），董卓挟持幼帝迁都西京长安，将旧京洛阳焚烧一空，“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资治通鉴》卷五十九）。山东州郡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起兵讨卓。董卓军攻击各地反卓武装，每每大掠州县，所过杀掳无遗。各路诸侯军讨卓，则拥兵十几万，观望不进，甚至互相攻伐。连年战争，士卒疲困，粮食并尽，于是争掠百姓，以致野无青草。

初平三年（192），董卓为王允、吕布所诛，其部将李傕、郭汜攻入长安，纵兵掳掠，吏民死者万余人，狼藉满道。王粲因西京扰乱，遂南下避难，依附刘表。《七哀诗》其一即作于此时。

发端四句，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和去向交代清楚，就便简明地勾勒出全诗的时代背景。李傕、郭汜入京后，胁迫献帝，掌握了汉末朝廷的生杀大权。而诗中公然斥之为构制灾患的“豺虎”，又以“乱无象”三字简略概括西京在董卓被诛后混乱不堪的局面，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董卓余党的深恶痛绝，表现了诗人强烈的正义感。王粲在董卓挟持献帝西迁之时已经一度被迫抛离旧京洛阳，移家长安。这次再度离开京国，所以说“复弃中国去”。一个“复”字，以诗人自己在短期内复遭迁徙之苦的经历，勾带出乘舆屡经播迁、名存实亡的背景。荆州是古楚国地，周人称南方民族为蛮，楚在南方，故称荆蛮。此处沿用这个带有荒凉陌生感的旧称，隐含着不得已托身远荒的苦涩和悲凉，前途茫然的黯淡心境也可在言外体味。

留在长安必然受制于豺虎，委身“荆蛮”又未卜前景之明暗。一旦抛离中原，便难以预期重归之日，这怎能不使亲戚朋友悲痛难舍呢？“朋友相追攀”句，一般注本都认为是形容友人追送、攀着车辕恋恋不舍的情态。从字面看，此解固然顺理成章。但王粲在《赠士孙文始》诗中说：“天降丧乱，靡国不夷。我暨我友，自彼京师。……迁于荆楚，在漳之湄。”《赠蔡子笃诗》中亦有“我友云徂，言戾旧邦”之说，都提到他这次避乱南下，是与蔡睦（子笃）等友人同行的。“朋友相追攀”亦应包含此意在内。荆州当时未遭兵祸，去那里避乱的人很多。所以这句诗又画出了一幅人们追攀相携逃离长安的流民图。士大夫尚且如此，一般百姓四散流离的景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就自然而然从诗人首途的情景转到出门所见的惨象。

出门一无所见，唯见白骨累累，遮蔽了平原。虽然描写稍带